

出游从容鱼之乐

◆ 于建明

展。原本打算去杭州看他的画展，却因身体不适而耽搁。心却一直牵挂着。身体稍适，想去南京，便打电话问他画展的时间。他说今天下午就闭幕撤展了。啊呀，看来我是无缘了。惠彪说：你明天来，画展为你延长半天！

于是，我有幸当场观赏到那一幅幅鱼系列墨彩画，感受的不仅仅是鱼之乐，更有浓浓的情。事实上，近几年来，他的鱼画又有了些许变化，在形式、内容和色彩的表达上更趋完美，在性情和情感的传递中，也有了新的意蕴。如海豚般的大鱼蹈空而至，翩翩出游，水墨氤氲间似鱼非鱼，如神如仙，大道至简，从容浪漫，熙熙而乐，撒下满天欣喜。鱼在笑，一抹笑容花失色，笑看人间，淡定从容。鱼在观，一路观音心自明，漫游宇宙，自由随性。那安详沉稳豁达的情怀和出世人世的敬畏从善姿态，如镜般映照大千世界。

惠彪的画，更注重内与外的融合统一，即守正，也出奇，保守先前，也开拓新境，挖掘和求索，回归和传承，兼而求之，得之。他坚守“工”和“器”完美结合。他收集古纸，坚信数百年的信息在纸的纹理间留存。还收集古墨，自己磨墨作画，研磨的是一种沉淀百年的时间，心灵也泛出古香古色，谓之五行相生相克的一次感悟。色彩上，他收集碾磨绿松石、青金石、朱砂石等矿物，制成颜料，用在画中。他相信历经千百年，依然鲜艳夺目，常新常在，自有它的生命在延续。在他的墨彩画上，充分体现出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绘画精神的融会贯通。

“儻鱼出游从容，是鱼之乐也。”对世间的每一个生命能感同身受，于混沌间从容处世，则万水千山只等闲耳！

得汉印而更名的印痴汪关

◆ 韩天衡 张炜羽

宋元以来文人耽嗜雅雅，好古成癖。像北宋大书画家米芾得东晋二王（王羲之、王献之）与谢安法帖，欣然命其斋为“宝晋斋”。元代书法家陆友仁喜获古铜印“陆定之印”，即为儿子起名“定之”。至明末，印人中更有一位因得汉代古印而为自己改名换字者，这位印痴就是优秀篆刻家——汪关。

汪关（约 1575—1631）。安徽歙县人，流寓娄东（今江苏太仓）。初名东阳，字皋叔，四十岁前后于苏州偶得一枚汉代龟钮铜印“汪关”，古锈斑斓，为汉私印中之精品，欣喜若狂，遂改名为“关”，并问字于书画篆刻家李流芳，李流芳根据西周函谷关令尹喜的典故与《关尹子》书名，为他取字“尹子”。汪关又颜其室为“宝印斋”，珍爱之情昭然可见。

汪关早年家境殷实，留恋于“吹台酒

垆，一掷千金”。酷好古文奇字，收藏金玉、玛瑙、铜印不下二百余方，罗列案几，时时摩挲把玩。汪关心有灵犀，先民典型，了然于胸。不幸的是这段滋润的生活尚未维持多久，汪关双亲见背，家又遭祸，不得不离乡背井，珍藏古印也遗失大半。因有刻印一技之长，汪关遂加入了

职业印人的行列，混迹于江南士大夫之间。从悠闲安逸的富家子弟沦落为靠一艺糊口的手工艺者，汪关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道路，而对印章之痴迷终身不移。

李流芳对汪关的篆刻极为欣赏，但对其名不远播的窘境颇感惋惜，称：“皋叔贫而痴，足迹不出海隅，世无知之者。”幸运的是汪关得到了同籍名士程嘉燧的大力推荐，在文艺圈内声名鹊起。他那精纯典雅，富有书卷气息的印风，与当时士大夫的审美标准与情趣相契合。从汪关自辑的印谱《宝印斋印式》中印主名录来观察，活跃在江南一带的著名士人、书画家如陈继儒、董其昌、文震孟、李流芳、冯时可、归昌世、钱谦益、毛晋、王时敏、吴伟业等用印皆出其手。汪关与子汪泓又曾为太仓大藏印家张爨的“学山堂客”，因癖好印章，世有“大小痴”之号。

明末印人崇尚秦汉玺印，然而实际上他们追求、摹拟的多是一种带有文彭、何震色彩的明人化古印风格。汪关窥出机关，力图摆脱文、何的束缚，直追汉人真面。白文宗汉铸印，朱文师圆朱文，篆法精整，章法工稳，用刀细腻，重修饰。朱文线条取法铸印浇铸后的效果，在交叉处多留“焊接点”，这些圆融的“焊接点”能在流动的线条间起着凝练、厚实的调节作用，也成为其独特的创造。此外汪关又完美、精准地表现了汉代爨篆印、四灵印、朱白相间印等的古典风貌，所作眉清目秀，雍容华贵，成为明代印人中不染时俗，追摹汉法而能形神兼备、气韵雅妍的集大成者。

周亮工曾称“以和平参者汪尹子”。汪关篆刻风格被称为“娄东派”，清代著名印人林皋与现代陈巨来均从其印风入手而成名家。明末印坛，群星绚烂，一刀在握，气象万千，而就中堪称骁将者，非以下五人者莫属：文彭者堪称领袖宋江，何震者可比雄猛卢俊义，苏宣者豪侠若武松，朱简者矫健如林冲，而汪关之精严缜密则足以吴用称也。



■ 汪关篆刻“松圆道”



■ 汪关篆刻“逍遥游”



■ 汪关篆刻“汪关私印”

《六合墨缘联展》先睹记

◆ 郭舒权

八月六日，由林仲兴、胡考、何国文、李天彪、茆帆、黄世钊六位书家，联袂举办的《六合墨缘联展》，将在刘海粟美术馆拉开了序幕。他们或研究、或雅爱书艺，今因缘聚合，各示近作，请益十方，故谓“六合”之展。烈日盛夏，观诸君之作，如清风拂面，瑞气入怀。

书，是一门古老的艺术。然，古风式微，此道已孤矣。

天下事有清浊之分。书道原本是清事，并不是作为敲门砖，到处派用场的。“书者，舒也。襟怀舒散”，书，首要的是讲境界，以不牵俗累，潇洒出尘为高。而书之境界高低，实与人的雅俗息息相关。

现在的书坛，就好比进入嘉年华的游乐场，人人都可以玩一把。然而，要真正写出好作品，成为一名书家，就大有讲究了。别的不说，就说写字之前的心态和环境吧，按照唐朝孙过庭《书谱》的要求，有“五合五乖”的话：“神怡务闲，一合也；感惠徇知，二合也；时和气润，三合也；纸墨相发，四合也；偶然欲书，五合也。心遽体留，一乖也；意违势屈，二乖也；风燥日炎，三乖也；纸墨不称，四乖也；情怠手阑，五乖也。乖合之际，优劣互差，得时不如得器，得器不如得志，若五乖同萃，思遏手蒙；五合交臻，神融笔畅，畅无不适，蒙无所从。”

到了明朝，甚至有人提出，九种情况不能作书，所谓的“九不”之论。这是一位叫费瀛的人，在《大书语》中写道：“是故善书者，风雨晦暝不书，精神恍惚不书，服役不给不书，几案不整洁不书，纸墨不妍妙不书，匾名不雅不书，意违势绌不书，对俗客不书，非兴到不书。”这是在“五乖五合”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。增加了对文辞“不雅不书”和“对俗客不书”等内容。可见

古人首先看重的是文人精神和风骨。在权势和孔方兄面前的人格精神独立性的坚守，颇有不受嗟来之食、不失雅趣的傲骨。

说到文辞内容，我又想起王羲之写的《兰亭序》，颜真卿写的《祭侄稿》，其书写的表达和文辞的内容天衣无缝，非常和谐。这更是一个高难度的相得益彰的要求，书家非但要有高超的书写技巧，还要有高妙的精神和文化修养，要饱含情感，自由挥洒，随心境的喜怒哀乐，抑扬顿挫地把文辞的含义和意味流露出来。

以上的六位书家，自幼喜爱书法，锲而不舍，忽忽间，玩了四五十多年，甚至六十多年，各有心得，各有成果。甚为难得的是，他们不忘初衷，还守着精神的家园，守着书法的本质，守着心地的清静，依然如故地将书法作为“清事”来做。时下，正值酷暑，谓其“清风”、“瑞气”，不为过誉吧。



■ 黄世钊书法

何黎霞的艺术梦想

◆ 芥子园

何黎霞是安徽定远人，那儿的人很勤奋，何黎霞从小在故乡这种浓郁的勤学氛围中，把艺术作为自己最初的梦想。可以说除了读书，何黎霞把时间都花在了画画上，而且不是凭兴趣，严格的素描、色彩都学过，很快她在这个小县城出了名。

何黎霞想着大省城的艺术梦，背着画夹，踏上了开往上海大都市的车。“到上海真是开了眼”，何黎霞回忆到上海发展的二十多年，她还是很兴奋地回答我的提问“如果当初我没有这个梦想，我就只是小省城里的”。

到上海来发展美术还是很艰难的，又要打工，又要作画，还要塑雕塑，还得上美院，一下子人得进入各种角色。艺术上的事就是这样，以前叫借鉴，现在有了新名词“跨界”。何黎霞学美术，搞创作几乎在同时要进入几个角色，我们经常说在都市里搞创作环境充满竞争，在省城就这么几号人，你画得再好，也就这么几下。到了大都市就不同了，人才济济，形式纷呈，你不可能一下出大名，你得一直练才有可能出名。你没作画时心静如水，进入创作时又得充满激情，这样你的创作就会想象大于程式。这就是现代的大都市别于小省城的不同之处，何黎霞很喜欢这种创作环境，一会热一会静，很刺激创作。

就这样何黎霞有时背着画夹去边

疆、高原、江南写生，有时为边疆的旷远感到无限清纯，有时又为江南的春放激动着情绪，这样她创作进入了意象的阶段，能往艺术形式的本质中去，使笔和着色很畅漾。她创作的《共渡船》《名伶图》，人物在画面中围着轴心燕舞飞花般，色彩与造型俱佳。如今，何黎霞有了自己的工作室、自己的艺术网站，网上的点击率也上去了，二十多万，又参加艺博会。

一位女画家又是雕塑家，又是油画家，而且抽象画也进入境界，真如宗白华讲，追求艺术美本是女性的天性，现在环境创造了这样的氛围，何黎霞自然成了角色，真如一本书的书名一样，成角的艰苦加自身天赋是塑造的根本。



■ 何黎霞雕塑

展览进行时

多维空间

印坛点将录 11